

從國差甗看春秋時代齊國國佐的一生

■ 蔡哲茂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國差甗〉，為春秋齊國的重要青銅器，其銘文記載齊國世卿國佐執政任事，並祝福齊國與國君長壽安康。國差即國佐，其青銅器銘文上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然而在傳世文獻中，國佐的生平遭遇卻徹底相反。本文就國佐所鑄造的這件〈國差甗〉銘文出發，結合《左傳》、《國語》等先秦古籍中的國佐史料，推行出國佐的生平與其為何在傳世文獻中遭到批評的原因。



圖1 春秋 國差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593
為春秋齊國重器，腹徑長達138.5公分，重量超過14公斤。



圖2 〈國差甗〉銘文拓本 取自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國差甗銘文鑄勒於器物外壁，與西周時期銘文多於器物內不同，是春秋時期開始的新風尚。



圖3 〈國差甗〉俯視照
以銘文內容所示，此器用來盛裝美酒，應是宴饗時貯存酒漿之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國差甗〉（圖1，銘文為从缶从詹之「簋」，相當於後世从瓦从詹之「甗」），形制特殊、體型巨大，罕見與之類似的器形，春秋晚期有〈蛟龍紋四耳甗〉，以及戰國晚期模擬繩索纏繞器物上的〈絡紋甗〉。這件青銅器的價值，不在於器形獨特或巨大，而在於上頭鑄勒的銘文記載了器主就是《左傳》中的國佐（？～西元前573）。

青銅器上的人名很多，古書上的人名也很多，但在這兩個世界產生交集的人名，就很稀少。而且基於「二重證據法」，能找到古書與考古文物對應的部分，無疑是很有價值的事。

銅器的國差即國佐，為什麼是一樣的呢？因為隸書變形的關係，讓我們看不出來「差」這個字的本體，《說文解字》：「差……从左、從叒。」這就是說「差」這個字，下面的「工」其實是「左」的下半，「左」的上半，被併「差」的上半部去了。國差的「差」，銘文寫成「𡗗」，下面其實就是「左」字。所以銅器上的國差即《左傳》的國佐。

這件器銘文是：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工師何鑄西郭

寶甗四秉，用實旨酒，侯氏受福眉壽，俾旨俾清，侯氏毋咎毋疢，齊邦謐靜安寧，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圖2）

銘文的意思是：器主國差接任執政那一年的十一月，為了慶祝，請工師何鑄造了這件寶甗，陳列在西郭上，用來盛裝甘甜的美酒。國差用此寶甗祝福齊侯多福多壽，使酒甘甜清澈。又祝福齊侯無災無難，齊國平安無事，子孫後代長保此器。（圖3）銘文的內容沒什麼特別的，就是就職紀念，做器獻給齊侯。但國佐此人，在《左傳》中有著曲折離奇的人生。他的為人剛正不阿，致力於國家的安定，下場卻非常淒涼。他不僅身死人手，更遭到了史書的批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故事要從國佐的家族說起，在齊國，只要看到「國」、「高」開頭的名字，那肯定是不得了的人物。因為這兩家都是齊國世家大族，歷代都是次於國君之下的「卿」。「卿」的地位崇高，即使後來管仲（約西元前725～前645）為齊桓公（？～西元前643）立下了尊王攘夷的大功後，周天子（襄王，？～西元前619）要提升管氏成為國、高之外的第三正卿，管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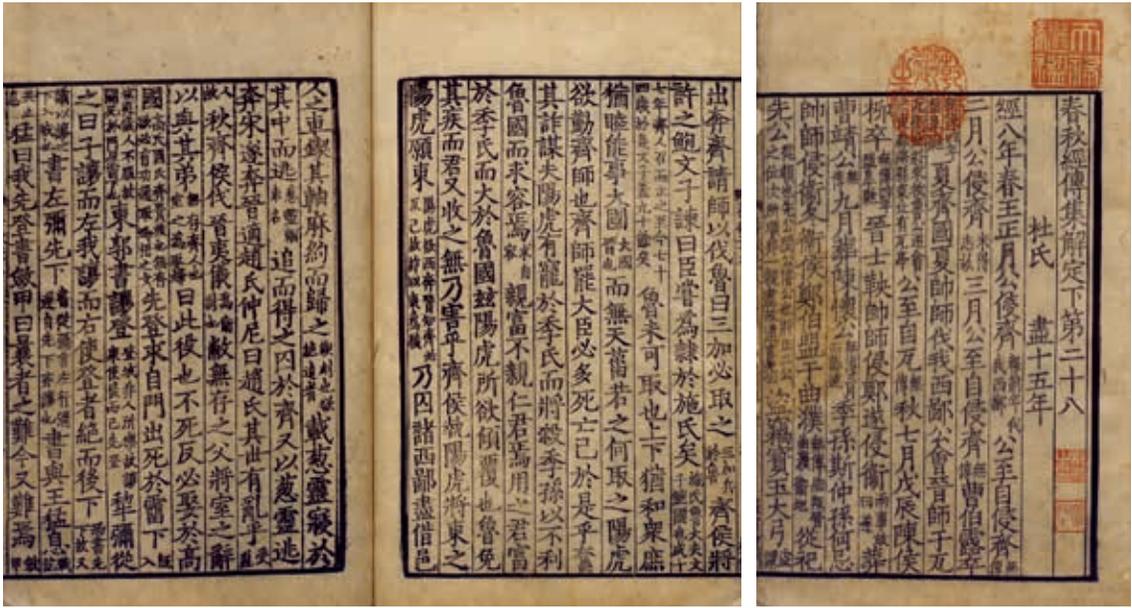


圖4 晉 杜預撰 《春秋經傳集解》 定下第二十八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遞修配補紹興間江陰郡刊遞修及明覆元台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1275

也不敢接受。如果連立下尊王攘夷這樣的大功都不敢與國、高二氏平起平坐，可見這兩家在齊國有多強大。

雖然管仲不敢與國、高兩家比肩，但想攀上高枝的人還在後面排隊。比如說《左傳·定公九年》（圖4）記載：「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故事是齊國的「敝無存」將要出征，他父親想在兒子出征前為其謀婚事，趕緊留個後代。「敝無存」拒絕了，把這機會讓給弟弟，並說：「如果這次出征我能活著回來，一定會娶到國、高二氏的女兒。」儘管「敝無存」志在迎娶國、高兩家女子，但很不幸地，他最後還是戰死了。

國佐的父親是國歸父（生卒年不詳），曾經帶齊國軍隊到城濮戰場上，幫春秋五霸晉文公（約西元前 697 ~ 前 628）搖旗吶喊助威，也算是見過大場面、見證歷史的人物。到了國佐

當家的時候，很不幸遇上了一個大孝子老闆：齊頃公（? ~ 西元前 582）。齊頃公很有孝心，但行孝道的作為卻很讓人搖頭。春秋三傳不約而同都記載：齊頃公為了討好母親，讓她觀看身有殘疾的外國使臣，還精心安排有同樣殘疾的接待人去迎接同樣殘疾的使臣。《左傳》（圖5）：「晉侯使郤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頃公的母親觀賞身有殘疾的外國使臣，笑出了聲，使使臣郤克（? ~ 西元前 587）備感羞辱，發誓要報此仇。

郤克一回國，馬上要求國君出兵討伐無禮的齊國，可是晉國國君不許，想要息事寧人。郤克又「請以其私屬」，也就是請求帶著他自己的部曲私兵對齊作戰，又不被晉國國君允許。所幸過了幾年，由於齊國自大狂妄攻打晉國的盟友魯國，郤克自然請纓率兵援救魯國。聽聞晉國來救魯國，齊軍連忙回身迎擊，兩軍在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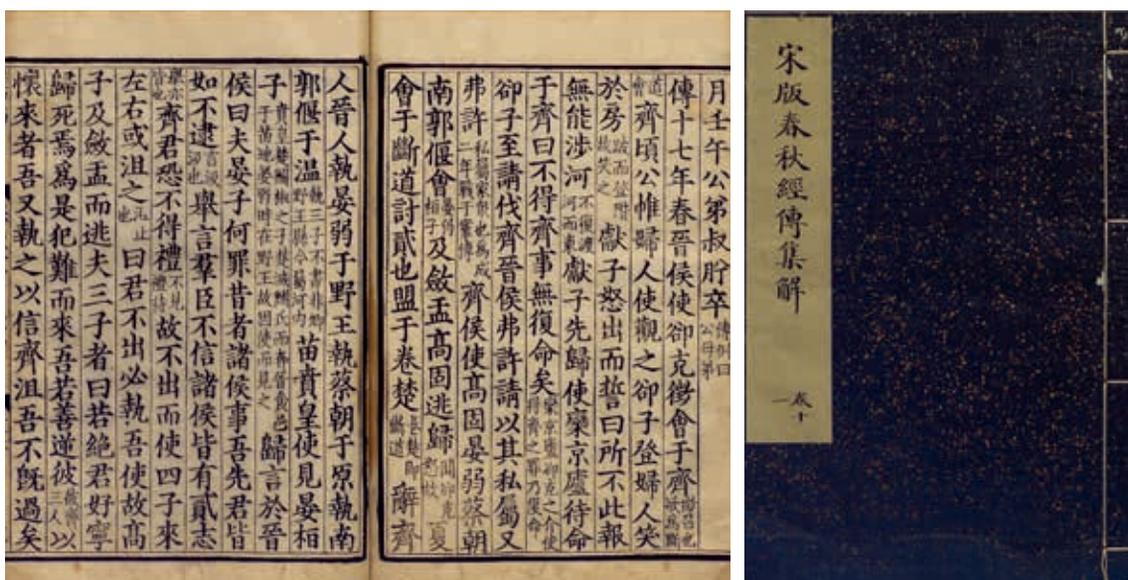


圖5 晉 杜預撰 《春秋經傳集解》 宣下第十一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遞修補紹興間江陰郡刊遞修及明覆元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1260

這個地方交戰。開戰前，齊頃公居然大放厥詞道：「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可惜齊頃公不自量力，在卻克的死戰不退下，被殺得大敗。卻克不像齊頃公只會放話逞勇，他在激戰中被箭射中，血流到鞋子上，仍然奮力敲打戰鼓，指揮作戰。戰敗後，齊頃公拉上馬車直接開溜，逃回了國都臨淄城。

齊頃公跟他的母親捅出了這麼大的事，居然不願意自己面對，反而是讓國佐帶上紀國的銅器與玉磬去和晉國媾和。但卻克志在報復嘲笑他的蕭同叔子，於是否決了齊國的提議，並提出要求：「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束其畝。」和約內容很簡單：把戰犯齊頃公之母蕭同叔子交給晉國做人質，齊國的田壟全面改成東西向。

齊頃公失禮在先，卻克復仇有理，且齊頃公先發動戰爭侵魯、衛，晉軍是正義之師。更嚴峻的是齊國打了敗仗，晉軍就在齊國首都附

近等著。國佐面臨這等困境，還要跟卻克折衝樽俎，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事，但他做到了。最終國佐讓卻克同意還地於魯、衛的要求，不用改田壟，也不用讓齊頃公之母去晉國做人質。可能因為他三寸不爛的口才，在《左傳》中被稱為「賓媚人」，大概是善於送往迎來，口若懸河之故。

然而如此卓越的外交才能，並不能改變國佐的命運，在齊頃公過世後，其子繼位，為齊靈公（？～西元前 554）。與齊頃公的媽媽相同，齊靈公的母親也同樣不安分，她先跟叔孫僑如（西元前 616～？）私通，還想讓叔孫氏比肩於高氏、國氏。叔孫僑如知道自己通姦已經夠危險了，還要捲入政治鬥爭，驚慌之下潛逃出境。後來齊靈公的母親又去私通慶克（？～西元前 574），讓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也就是讓慶克混在婦人車輦裡進宮。鮑叔牙（？～西元前 644）的曾孫鮑牽（生卒年不詳）得知此事，



圖6 晉 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明嘉靖間蘇州覆刊元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7037

通報給國佐，國佐作為一國重臣，當然要把慶克找來質問。慶克被國佐唸了一頓，心態扭曲，竟跑去找國君之母哭訴：「國子謫我！」國君之母勃然大怒，埋下了報復的種子。

後來齊靈公參加國際會議，離開國都，當時讓高氏、鮑氏兩家留守。等到齊靈公要回國，高、鮑二人為了安檢，關閉城門，搜索外來人士，卻被齊靈公的媽媽打小報告：「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於是齊靈公回國後，砍了鮑牽的腿，放逐高無咎（生卒年不詳）到莒國。高氏家族看齊靈公如此暴虐無道，起兵造反。有人造反，齊靈公當然要召集軍隊討伐叛徒。當時國佐被派去參加華夏諸侯圍攻鄭國的戰役，聽到齊靈公要打高家就趕緊回齊國。這時擺在國佐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支持齊靈公，還是支持高家？

國佐到了齊國與高家的戰場上，做出了選擇：殺掉了參與討伐高家的姦夫慶克，加入了叛軍行列。國家裡最大的兩個家族都與他為敵，齊靈公當下陷入窘迫的境地，於是就跟國、高兩家講和。堂堂一國之君，竟然要跟臣子談判，還為如此屈尊的盟約發誓，更不用說國佐竟自

作主張誅殺慶克，齊靈公心裡的憤恨可想而知。於是在第二年，齊靈公就藉口誘騙國佐到內宮談事情，埋伏殺害了國佐。

國佐的故事到此就結束了，但環繞著他的功與過，又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在《國語》中記載，在柯陵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單襄公（生卒年不詳）見了晉國、齊國的與會大臣們，

對他們的言行有了深刻的認識與評論。當時國佐也參加了會議，單襄公發現國佐這人講話毫不保留，有什麼就說什麼。這聽起來是個很好的描述對吧？但單襄公又說：「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這個批評似貶實褒，然而也暗示著國佐不能認清當下國君昏亂，環境險惡，還喜歡盡言以招怨恨。除了不夠聰明，在《左傳》中，國佐被批評：「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圖6）從拋棄使命、專斷殺人、以穀地叛亂這三件事上看，國佐都不值得被讚許，甚至該被批評。這反映出了儒家倫理中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在儒家的想法中，無論如何，為人子、作臣子的不能對抗父親與君上。然而父親跟君上都是凡人，凡人不可能不犯錯。面對君父犯錯，我們該怎麼面對？

《禮記·曲禮下》中記載很多儒家面對的現實難題解法，其中就包含了上面談的君父犯錯問題。儒家的想法是這樣的：「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

